

脉法私言

完

栗園雜著之一

脉法私言

輔仁社活版



再刷脉法私言序

醫之不辨脉理、猶人之不辨五常、五常年錯、人倫滅烈、脉亦然、血氣之神、邪正之別、有諸中必形諸外、苟不明之、則何以知氣血之先機、察疾病之進退、以決死生之分乎、洵方技之切要、不可不精究也、雖然、叔和而降、脉書多岐、初學之徒、茫乎迷津、涯、故家翁竊原中師之脉、采諸家之要言、編爲一書、名曰脉法私言、曩印刷于家塾、而其版已焚矣、今茲辛巳七月、如春醫院印刷雜病辨要功既竣、繼之好生醫院有傷寒辨要及翼方印刷之舉、吾

輔仁社今又相議、刷此書以省謄寫之勞、脉病二課之書已成、如證治二課之書、將漸次印刷、以頌同志矣、古人曰、脉之候幽而難明、心之所得、口不能述、嗚呼、脉理固難明、而初學之徒、據此以爲階、爲梯、卽活物究其理、則雖未能如秦醫之診、晉候、淳于之察、才人、或有所發悟、庶幾無滅烈之患歟、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棕園淺田惟數謹撰

脉法私言序

上聖之道、至於孔子折衷、而不語怪力亂神、觀論語可以知矣、軒岐之道、至於仲景折衷、而無空論虛說、閱傷寒論可以見矣、然後世醫流、推陰陽五行之理、雜長生延年之說、以塗天下之耳目、於是仲祖之澤、日漸晦蝕矣、可勝嘆乎哉、吾邦醫門、浸漬其弊風、已久矣、當今之時、其最可惡者、又有二弊焉、以詩若文、緣飾其技、高自標榜、立異求勝、輒疾聲大呼、謂傷寒金匱何足取、此與迂儒之經濟自命、茫無實功者、不異、以此立教、貽害于醫流、并

戕賊生靈不勘矣、而俗醫之巧黠者、則又眼不識一丁、務逐時好、浪談浮議、鳶肩羔膝、以取容悅于、一時、僥倖其技之偶中、侈然自大、曰醫活物也、焉以讀書爲、嗚呼、此與夫凡僧不立文字、無以異焉、夫二者伎倆、世俗極易炫惑者、其心術之蠹、生民之害、日以益深、而仲祖之澤、益以晦塞矣、友人淺田識、此有慨于此、胷中萬卷、本之以忠信、資之以剛介、肆力於實用之際、專以仲景爲圭臬、及對病處方、則戰兢惕勵、秉公持正、絕無私意、卓然自爲一家、戶外屨恒滿、而四方有志之士、聞其風而勃

興爭入門者、日滋多矣、曩著傷寒辨術、旣布于世、頃又著脉法私言、塾中諸子相偕醮資、活字刷印、以代毛錐之勞、請叙于余、余受讀之、排斥空理、拓開深鋼、痛快直捷、歷々驗於實事、於是乎仲祖之道、豁然如披雲霧而覩白日、可謂具千古爛眼矣、余深喜晨鍾破夢之功、與門人之篤志也、故不以鄙陋辭、而弁諸卷首以還之、
嘉永六年癸丑小春之月

權藤行識

脈法私言
卷之四
論脈之理
脈者血之府也
血者氣之府也
氣血不和
則脈不調
脈不調
則病生
此脈法之要也
凡診脈者
必先察其氣血
之盛衰
然後辨其脈之
浮沉
滑澀
弦數
沉微
此脈法之要也
凡診脈者
必先察其氣血
之盛衰
然後辨其脈之
浮沉
滑澀
弦數
沉微
此脈法之要也

脈法私言

伯溫 溪田 惟常 苦門人 土佐 黑岩 靜山 全校

今茲弘化乙巳孟春余有微恙謝客在家數日與塾生
商確醫事以消閒偶有語及脈法因舉先輩論脈之旨
折衷之又取往年所著傷寒釋脈圖插于其間顧曰脈
法私言豈敢謂示之於大方吾黨小子於脈學苟有所
少補是幸
凡人之於疾病死生莫不由氣血之盛衰而脈者血之流汲
氣使然則氣血有變脈亦不得不異常也是以候之之道
不過知氣血之盛衰焉安見其所謂五藏六腑七表八裏

九道十二經者乎。夫脉之有浮沉，余知氣血之有陰陽也。脉之有虛實，余知氣血之有強弱也。脉之有遲數，余知氣血之有疾徐也。脉之有緩緊，余知氣血之有動柔也。脉之有滑澀，余知氣血之有張縮也。脉之有結代，余知氣血之有間歇也。脉之有洪細，余知氣血之有過不及也。血氣盛者，脉必盛；血氣衰者，脉必衰。自然之理，既能審此脉狀，以知氣血之盛衰，則醫之能事畢矣。華佗曰：脉者氣血之先也。董西園曰：脉血之府也。血充脉中，緣氣流行，肢體百骸無所不到，故爲氣血之先機。憑此可以察氣血之盛衰，疾病未形，脉先昭著，故云先機。所謂脉者，即經脉也。若專以經爲脉，則反遺言氣血，但言血則遺氣，但言氣則遺血，故以脉明之。凡邪正虛實寒熱，憑此可推而得焉。朱好謙曰：

古之脉字，從血從永，所使氣血各依分派而行經絡也。今之脉字，從月從永，所以使肌肉以之長久而保天年也。脉者有三：一曰命之本，二曰氣之神，三曰形之道。以上諸說參看，則足以徵脉者爲氣血之府矣。張氏之脉法，以寸口爲主，而跗陽小陰副之。寸口即素問所謂氣口也。王冰注五藏別論曰：氣口即寸口也。亦謂脉口，以寸口可候氣之盛衰，故云氣口。可以切脉之動靜，故云脉口。皆同取於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是則寸口也是矣。跗陽一名衝陽，靈樞本輸篇云：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六十六難云：胃之原出于衝陽是也。少陰即大谿，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陰中之大谿，腎也。其原出于大谿。六十六難云：腎之原出于大谿是也。凡

此三者皆血氣之出入要會所以能決死生吉凶關一不可故難經云氣口爲寸爲脈之大會死生吉凶係焉龐安時曰傷寒必診大瀾跌陽者謂人以腎脈胃脈爲主其義可以見矣後世難經獨取寸口之說盛行而跌陽少陰之診廢焉真可哀矣

凡持脈法先以中指當掌後高骨上然後齊下關禁二指若人臂長則疎排其指臂短則密排其指不重不輕委曲求之所謂三指停穩者是也朱晦庵曰至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正爲確說蓋用三指者非候三部之義二指不足四指有餘執其中耳若方其便不必以三指雖二指或一指亦可近聞傳西洋診脈法者曰彼于手之

寸口一處一指縱按以能審病狀豈可深拘哉後世舉按之說起論浮沉者不以其人而以已指然脈固不爲指浮沉則無指能浮沉於脈之理可笑之甚矣凡臨病者按其寸口不浮則必沉不沉則必浮是自然之勢也而其間以息計之遲則不數數則倍促每如是則數般之脈狀自了然乎指下韓氏醫通云初學切脈覆藥羅盤三部于絹上教者觀以琴絃按弦以小梁驗滑以刮竹痕驗滿以截葱管驗托以取紫驗偏是亦學脈之一捷徑法甚矣脈之難體認也持脈之際心以爲弦則莫適不弦焉又以爲滑則莫適不滑焉況於弦與緊相類微與滑相類緩與遲相類滑與數相類乎夫抵除浮沉小大滑瀦等之外皆爲然王叔和曰脈理精微其於微辨弦緊浮芤展轉相

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承襲，以緩爲遲，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者乎？夫脈理之難明自古而然，學者臨其際，宜虛心以處之，寓精神於三指頭，自然得矣。蘇綽曰：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貪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由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在理心，余於舉脈亦嘗

古語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脈亦然，強弱洪細人人不同，

若以其不強不弱不洪不細，調勻和緩，意思欣欣，難以名狀者，謂之平脈者，誤矣。要之脈亦性耳，故因其人大小長短，及性氣緩急，而脈不同，是以平脈雖各異體，苟有所疾，則不得不變其平，乃就其所變，可始謂其浮沉遲數已，世醫動謂知平生之脈，病脈稍可知，可謂愚甚矣。又有人平常脈傍行者，名謂反關，醫宗金鑑云：反關脈者，脈不行於寸口，出列缺，絡入臂後，手陽明大腹之經也，以其不順行於關上，故曰反關。又云：令病人側立，其手診之，方可見也。是矣。或有一手反關者，或有兩手反關者，或有反關得病脈者，種種變態各不同，凡如是者，將於何地候定其藏府經絡乎？且如三四脈連言者，欲斷之於指下，竟不可辨識。

況應倉卒之需，臨揮霍之病，而曰分陽分陰，藏與府之配，而毫無差失，吾弗敢信也。王元禎曰：脉理吾惑焉。蓋自大史公作史記，已言扁鵲飲上地之水，三十日能隔垣視人五藏，特以診脉爲名，則其意固可見矣。今以兩指按人之三部，遂定爲某府某藏之受病，分析七表八裏九道毫毛無爽，此不但世少其人，雖古亦難也。此不過彼此相欺耳。近世主脉者必遺證，主證者必遺脉，以余視之，不能無兩弊。何者？元氣漸虛之證，其初脉病也少；彼主脉者，方其脉之始病也，恬然自外，而遂致篤證，又如裏虛之於微滿，陷胃柴胡之於沉緊，或認以爲裏寒，或認以爲少陰，不誤其真者幾希。又元氣頓虛之證，其初脉病也多；若主證，則忽然至其終而始覺，可謂粗漏之甚矣。此其惡脉家之多謬。

欲以矯其弊，遂至于此者也。直指方云：脉之與證相依而行，脉者所以制其證之未明，證者所以索其脉之猶隱。據脉以證，證所得手應心者是同，問證以參脉，所謂醫者意也是同。烏可舉一而廢一哉？詹東園亦曰：醫者之審病，曰望，曰聞，曰問，曰切。蓋以切脉驗之，望聞也；先審之有形色，以終審之無形聲，內外本末具知之矣。脉之有浮沉，按數固矣，然浮沉弦數之中，其端各又至煩，苟非問以證，問聞以證，證原始要終，以求其是，既參又伍，以求其當，脉之所指，冥冥雖求必失之矣。古人謂切脉于望聞之終，非謂其證斷盡于脉耶？而脉之不可無望聞問審矣。又云：切脉而斷之不遑者，所持先有驗也。問也，于問問尤急焉。欲得其身之所疾病，與疾之所自始，詳在問也。今之醫

者自負其明，故不問而切脈，一以脈斷，即病者欲以其故告，詭譎然曰：我切得之矣，無煩言也。如斯而得一當，且爲不免爲倖中，萬一失之，如病者何？故醫而自負，特不求細詳，最爲大病，人命生死在茲，可以輕試而漫投也。此說實爲診家之頂針矣。

古昔扁鵲以脈得名，而西土歷代醫人，槩以診脈知病爲貴。於他三診則蔑如也。惟明戴氏原禮證治要訣一書，全篇曾無曾涉于脈者，蓋彼非不知脈者，但其方寸有疑于脈，以謂寧直據證而爲治，而足焉，不以有疑者筆之于書也。許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

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應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遇也。如此療病，不亦難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會，歷設經方，豈加於荷？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可謂臧氏能得此意者矣。蓋方證相對，而後其病必愈，徒能診得其脈之變化，方證不相對，則病何以治？故疾病之於狀態，脈證相須，而變化極焉。治法中焉，豈可忽畧於脈而求病之所在乎？夫明脈證證，辨名定位，得乎心而應乎手，庶幾無餘蘊矣。

脈之爲候，所以辨陰陽之位，定寒熱之勢，審虛實，決死生也。是以張仲景氏之於論，浮沉以別表裏，遲數以辨盛衰，滑

潛以察血氣細大以知盈虛凡病之虛實邪之進退及死
生之訣脈不干脈而驗焉今脈浮乃知其爲表脈沉乃知
其爲裏論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頭痛發熱脈反
沉身體疼痛急當救裏是也脈緊數乃知其熱之爲盛脈
遲緩乃知其熱之爲衰故曰脈緩者名爲中風脈陰陽俱
緊者名曰傷寒又以浮數爲表熱以微緩爲欲愈也脈微
細乃知其虛寒曰少陰之爲病脈微細是也脈洪大乃知
其邪氣之盈實曰陽明病脈大是也夫辨陰陽之位察寒
熱之勢臨衛之道全創于此而後熱之盛其脈當緊數而
反微弱可以察其爲虛虛之已甚不與邪氣相抗則終爲
不可救論曰脈微者裏虛也是也寒之甚其脈當微弱
而或全無可以察其爲危危之已極不與藥氣相應則終

爲至于死論曰脈不還者死是也夫察虛實決死生臨衛
之道全終于此此皆脈之至要不可不知也
本邦論仲景氏脈法者中西深齊傷寒名數解最爲確論而
至乎辨別理論變化則原簡脈則及劉教授蒞庭先生傷
寒述義說亦爲切實因拈出焉脈則云浮沉者脈之大綱
也浮以候陽沉以候陰陰陽以定表裏以決淺深而配之
以遲數而候寒熱以緩緊而察緩急以滑濇而明虛實以
微細而知榮枯以此十個脈候照證望色視其前後推之
量之則雖萬病多端也實莫有所遷矣是乃長沙氏脈候
之大法也蒞庭先生曰一脈各有常與變也假如病在表
而熱外盛必見浮脈豈非浮脈之常乎更有裏熱外寒白
虎證及陽明太陰傷寒脈浮緩是有邪結上焦結胃及瓜

帶散證是有血分灼熱陽明抵當證是有虛寒陽越四逆
證是皆令脈浮豈非浮脈之變乎如沉爲裏爲寒然亦爲
肌表寒裏麻附辛湯證是爲裏熱結實陽明脈沉爲在裏
是數爲熱盛然亦爲胃冷客熱病人脈數是爲虛寒陽關
少陰病脈細沉數是運爲寒爲虛然亦爲熱結結胃及大
承氣證是弦爲寒然亦爲熱盛之類皆其義也又曰如夫
緊之通寒熱表裏而爲病實滑之通水燥食屎而爲熱盛
滑之通爲血滯洪之通爲邪擾之類皆其一定者也如大
有實大有虛大細有微細有緊細之類最須分看此說或
有與鄙見不同然爲得其大體矣
傷寒論之於脈也有以狀言者有以勢言者不可不辨焉浮
沉者陰陽之經脈也運數弱弦細微者陰陽之緯脈也經

緯之亘于陰陽疾與促之反于表裏洪大之亘于內外是
爲脈之狀也緩者脈之平穩者也緊者脈之奔騰者也滑
者脈之流利者也濡者脈之寒濕者也是爲脈之勢也緩
緊之於勢可以察邪氣之劇易滑濡之於勢可以審精氣
之虛實蓋此四勢者必胚胎於浮沉之經脈而又必含蓄
於運數弱弦細微之緯脈是以辨病位於當今者乃浮沉
運數弱弦細微之脈狀也察轉變於未然者乃緩緊滑濡
之脈勢也是皆脈之大經大法彼此參伍精焉則疾病無
所逃其情矣
傷寒論之設脈名簡易的切無一言之形容半句之喻辭而
往往有不舉脈名而直書脈狀者註家不識之拘泥爲說
特楊窗喜多村先生曰經曰脈若靜曰脈數急曰微緩曰

脈浮而動數曰脈自調和曰脈滑而疾曰脈實曰脈浮虛
曰脈不至曰脈暴出曰脈微欲絕曰脈不出曰脈微浮曰
不浮曰下部脈不至曰脈不還曰反實曰其脈即來以上
諸條并論其脈狀者而非謂脈名是則古人易簡設教之
意尤爲明晰而非如王醫令脈經二十四脈之外更臆造
怪脈名目以印定後人耳目也前注不知取王氏脈經以
釋經文併其謂脈狀者強爲脈名動輒致窒礙不通抑亦
不稽之失此說可謂破注家之盲瞶矣
醫之於臨術須脈證互參無所偏廢傷寒論之畧脈者多係
省文况脈之爲類固不如證之繁更有舍脈從證者如傷
寒脈浮緩而用大青龍湯陽明病脈遲而用大承氣湯是
也又有舍證從脈者如頭痛發熱身體疼痛而用四逆湯

陽明病脈浮虛而用桂枝湯是也陶節庵曰夫脈浮當汗
脈沉當下固其宜也其脈雖浮亦有可下者謂邪熱入府
大便秘結大便不難豈敢下手其脈雖沉亦有可汗者謂
少陰病身有熱也假若身不發熱豈敢汗乎此取證不取
脈也董西園曰浮爲表證法當表汗此其常也然亦有宜
下者仲景曰若脈浮大心下硬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
汗者是也脈沉屬裏治宜從下而亦有宜汗者如少陰病
始得之反發熱而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微汗之是也
脈促爲陽盛當用葛根芩連清之矣若促而脈冷者爲虛
脫非灸非溫不可此又非促爲陽盛之脈也脈遲爲寒當
用薑附溫之矣若陽明脈遲不惡寒身體濇汗出則用
大承氣湯此又非遲爲陰寒之脈矣四者皆從證不從脈

也。若至從脈舍證之治，如表證宜汗，此常法也。仲景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者，當先救裏，用四逆湯。此從脈沉爲治也。裏實用下，此常法也。如日晡發熱者，屬陽明。若脈浮虛者，宜法汗，用桂枝湯。此從脈浮爲治也。結胸證，其自當以大小陷胃治之矣。若脈浮大不可陷，陷之則死。是宜從脈證而酌解之也。身疼痛者，當以桂枝發之。若尺中遲者，不可汗，以榮血不足故也。是宜從脈而調其榮矣。此四者，從脈不從證也。徐洞溪曰：證脈各有不同，有現證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證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證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爲證所誤，必爲脈所誤矣。故宜從證者，雖脈極順，而證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證極險，而脈和，

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大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證也。如痰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證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大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從證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證不從脈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證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證忌某脈，某脈忌某證，吉凶乃可定矣。三氏之論，宜參以爲診家之活法矣。脈義精微，不易通曉。若誤毫釐，其差不啻千里。實如玉醫令之寶，余嘗應塾生之請，就傷寒金匱中脈名的確可規則者，釋其義如左。

浮十八難曰：浮者脈在肉上行也。排指於皮膚之上，輕手按

之使得者也。其候爲證在表位。是以三陽皆主浮也。例曰：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曰：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曰：脈浮，宜以汗解。曰：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曰：風水其脈自浮。曰：皮水其脈亦浮。曰：黃家脈浮，當以汗解之。是皆以浮爲表候者也。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曰：酒黃疸，其脈浮者，先吐之。是皆涉于少陽。若陽明者也。故知三陽皆主浮也。然而又有浮屬陰者。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曰：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是也。又

有浮屬至虛者。曰：卒暈轉，脈浮者，裏虛。曰：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曰：上氣而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是也。蓋其要在按之微與否之中。其微者爲虛爲陰，其否者爲實爲陽也。又如厚朴麻黃湯曰：脈浮，澤漆湯曰：脈沉，則表裏之診，而非陰陽之分也。又如杏子湯曰：脈浮，麻黃附子湯曰：脈沉，則非表裏之診，而陰陽之分也。

沉。王士亨曰：沉脈之狀，取之肌肉之下得之，便重手按得此者也。其候爲在裏，是以三陰皆主沉也。例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滿，沉爲在裏。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曰：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曰：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曰：正水，其脈沉遲。曰：石水，其脈自沉。曰：黃汗，其脈沉遲。曰：脈沉者，留

飲是也。然陽證亦有脈沉者。其別大抵在沉微與沉緊。乾薑附子湯之於脈沉微。蒼桂朮甘湯。木防已湯。大陷胃湯。之於脈沉緊。可以徵焉。蓋沉之虛實。陰陽在指下有力無力之中。其有力者爲陽。爲實。爲熱。其無力者爲陰。爲虛。爲寒。又以沉細沉遲爲虛濕之脈。例曰。脈沉而細者。名曰瘕。枯莖桂皮湯曰。脈反沉遲。此爲瘕。例曰。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是也。

緩。孫思邈曰。按之依依。名曰緩。王太僕曰。緩者謂緩縱之狀。非動之遲緩也。張錫駒曰。大凡病脈。宜和緩。不宜急數。脈緩。病雖凶不妨。諸病皆然。香太仲曰。緩不數不遲。中和平穩。即平人無病之常脈。故諸脈得之。則雖有苦痛萬狀。猶可以保不死。故本論以浮緩爲表邪輕脈。曰。脈緩者。名爲

中風是也。又以微緩爲向愈之脈。曰。脈微緩者。爲欲愈是也。張介賓曰。凡諸瘧毒外證。及中風產後。但得脈緩者。皆易愈。最之謂也。然又有逆于傷寒。陷于陰位者。曰。傷寒脈浮。經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曰。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是也。又以緩弱爲太陰脈。不可不辨焉。

緊。金匱云。緊如弦。直上下行。王叔和曰。緊脈數。如切繩狀。劉桂山曰。謂其廣有界限。而脈與肉割然分明也。其候爲表邪重脈。論曰。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又曰。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曰。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燥是也。浮緊脈。隨屬麻黃湯。大青龍湯之治。故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

脈浮緊發熱不汗出者不可與也是也又有屬陽明者曰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緊曰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乾口苦腹滿而喘曰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又爲陰邪之候論曰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曰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緊反去者欲解也又爲邪在胃中之候曰沉緊在裏邪結在胃中逆冷胃痛又曰脈大而緊者胃中有陰是以瓜蒂散之證有脈乍緊之候大陷胃湯亦有脈沉而緊之候其他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小柴胡湯木防已湯等之脈沉緊皆然不可不識矣

遲王叔和曰遲脈呼吸三至去來極遲故古人以爲不及也

遲脈以爲虛寒之脈論曰脈遲爲寒又曰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又以遲而緩爲太陰而沉遲最爲虛寒之候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曰下利脈沉而遲下利清穀故輕者爲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之所治重者爲四逆湯及通脈四逆湯之所治也然復有屬熱者陽明之於脈遲熱入血室之於遲脈胃痺瘕病之於沉遲腸瘕之於遲緊是也亦不可不辨焉

數王叔和曰數脈去來促急又曰數者進之名後藤省曰脈數俗呼謂之脈進即病進也殆可以一瞥識矣不問男女老幼不開內傷外感若指下脈數或兼見沉細則輕者必重重者必危危者必死甚可畏焉汪石山曰大凡病見數脈多難治療久病脈數尤非所宜今微之於本論細數最

爲惡候曰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脈
細數者醫吐之過也曰夫吐血咳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
不得臥者死是也而浮數爲表熱之候曰脈浮數者法當
汗出而解曰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曰傷寒發汗
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更可發汗宜桂枝湯是也又有
不可發汗者曰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是也
又有爲膿成之候者赤小豆當歸散曰脈數瘡癰篇曰浮
數大黃牡丹皮湯曰脈洪數是也又有不可灸者微數脈
慎不可灸是也又爲裏熱之候曰病人脈數數爲熱曰脈
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是也又爲愈之候曰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曰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
愈是也又如曰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則一數

中自有虛實之辨薛慎齋曰人知數爲熱不知沉細中見
數爲寒甚其陰寒證脈常有一息七八至者但按之無乃
而數耳深察之夫數脈之涉于陰陽如此要在就數中求
其虛實焉又按如動數變遲之數則二字爲義謂數之劇
也
滑千金翼曰按之如動珠子名曰滑滑陽也滑伯仁曰滑不
滿也往來流利如盤走珠其候爲熱實之脈論曰小結胃
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胃湯主之曰傷寒
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曰傷寒脈滑而厥
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曰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
之曰陽明病證論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曰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曰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曰、若口中
辟辟燥、咳即胃中隱隱痛、脈反滑、此爲肺癰是也、然有
虛家反見滑脈者、是精氣外泄之候、學者可不細心體認
哉、

清、王太僕曰、滑往來時不利、而塞滿也、高世拭曰、滑則往來
振濇、如刀刮竹而阻滯、其候爲在陰位、論曰、陽脈濇、陰脈
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此先制陰位者也、曰、
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曰、盛人脈濇小、短氣自
汗出、腰節疼、不可屈伸、此其陰位之稍深者也、曰、少陰病、
下利、脈微濇、喘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此其陰位之最弱者也、又以爲亡血之候、曰、寸口脈微而
濇、法當亡血、若汗出是也、凡濇之爲脈、古人以爲氣少之

候、論又曰、弦者生、濇者死、豈可不畏哉、

弦、王叔和曰、弦脈如張弓弦、巢氏曰、按之不移、綿綿如按琴
瑟、弦爲少陽之脈、論曰、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
陽、曰、脈弦者、必兩脇拘急、曰、脈弦遲者、此胃中實、不可下
也、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是也、然又有關
陰位者、論曰、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曰、脈弦者、即脇下拘
急而痛、曰、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
曰、寒疝連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弦者、大
烏頭煎主之是也、又以沉弦爲即候、曰、病人面無血色、無
寒熱、脈沉弦者、即是也、又以爲飲之候、曰、脈弦數有寒飲、
曰、脈沉而弦者、即飲內痛、曰、其脈弦、爲有水是也、又有以
雙弦與偏弦辨病者、曰、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是

也。又以爲愈候。下利。脈反弦。發熱自汗者。自愈。不可不識焉。

綱王叔和曰。細脈。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高世拭曰。細者。細小如髮如絲也。古人亦云。如莠莠莖狀。其柔細也。按細脈有四等之別。脈細欲絕爲厥陰。微細爲少陰。沉細爲濕痺。浮細爲欲解。論曰。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曰。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曰。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曰。下之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曰。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曰。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是也。徐洄溪曰。寒熱之證。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是亦不

可不知。促。錢天來曰。促脈者。非脈來數時一至復來之數也。即急促亦可謂之促也。按其狀。促急速。三五不齊。是以古人有一止之說。凡病者。邪氣滯胸。而盛乎外。則其脈必壅促矣。血氣下陷。而清乎裏。則其脈必止結矣。此結與促。自有陰陽表裏氣血之異。豈可混哉。是故促之爲脈。皆爲表未解之候。論曰。太陽病。脈促。胃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胃者。此爲欲解也是也。蓋又有促之可畏者。曰。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是即與短爲隣。亦非表熱之促矣。洪。脈法微冒曰。洪。如春潮之初至。按之澀澀然。按洪如洪水。

之洪、謂脈盛大也、其候爲熱進之脈、論曰、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也、然又有屬虛者、蓋盛大少神爲其辨、徐洄溪曰、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是也、又按浮大與洪大相似而少異、浮大者浮之甚也、爲上部之熱、論曰、三陽合病、脈浮大、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曰、結胃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之、曰、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自如脫狀、脈浮大、越婢加半夏湯主之是也、又有但曰大者、如陽明病、脈大、濕家其脈大、脈大者痺、挾背行、脈大者爲未正是也、蓋脈言大小者、脈體而非脈名、故大乃脈體洪大、過于本位之謂、小乃脈體收斂、不及本位之謂也、又有洪

大非邪者、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就盛是也、又大爲虛脈、曰、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是也、弱、滑伯仁曰、弱不盛也、極沉細而軟、快快不前、按之欲絕、未絕、舉之即無、其候爲太陰之正脈、論曰、太陰爲病、脈弱、曰、喘而脈弱云云、四逆湯主之、挾微熱、則爲自愈之候、曰、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是也、又爲從陽之陰之候、論曰、陽浮而陰弱、曰、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曰、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是也、然又有在陽位者、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者、脈浮弱、曰、脈浮弱者、當以汗解、曰、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云云、與小柴胡湯、曰、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云云、以小承氣湯、少少與之、令小安、曰、脈微、脈浮弱是也、聖之其辨在微弱與浮弱、然而浮弱偶有屬

陰者曰浮弱、按之絕者下血是也、微弱偶有屬陽者曰太
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是也、高世拭曰、凡病內虛者
脈弱爲宜、洪大則是、是亦不可不識焉、

微、王叔和曰、按之如欲盡、滑伯仁曰、微不顯也、依稀輕細若
有若無、爲氣血俱虛之候、在本論爲少陰之正脈、曰、少陰
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
通湯、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
云云、通脈四逆湯主之是也、蓋雖厥陰、其脈不過微、故曰、
傷寒、脈微而厥云云、此爲藏厥、曰、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
厥冷、煩燥、灸厥陰、厥不還者死是也、又爲帶浮則病愈候、
例云、少陰中風、脈微浮欲愈、曰、厥陰中風、脈微浮欲愈是
也、又有雖陷陰位仍在陽位者、曰、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

薑附子湯主之是也、又有雖微屬陽位者、如大承氣湯之
於微實、抵當湯之於微而沉、瓜蒂散之於微浮是也、又有
屬精虛者、曰、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吐
下是也、又有屬中暍者、一物瓜蒂湯曰、脈微弱是也、有屬
中風者、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蓋沉滯不起者、與其勢不
自振者、一脈之中自有調、亦不可不辨、

虛、周正倫曰、虛不實也、無力爲虛、按軟弱至骨無脈者、謂之
無力也、蓋虛之爲所、浮沉遲數、洪大細小、相差而在焉、惟
其浮虛者爲陽、沉虛者爲陰、論曰、脈浮虛者可發汗、曰、傷
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滿、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
之死、曰、男子脈虛沉弦云云、此勞使之然、又曰、脈極虛耗
遲、曰、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是也、或曰、沉澀虛脈之位、

瀋謂虛脈之體，其謂虛脈之形容，遲謂虛脈之數，弱謂虛脈之力，短謂虛脈之情，外之無別有虛脈者也。

賈何夢瑤曰：結實之謂實，如按猶筋，又如葱中水充實，或曰：沉謂實脈之位，滑謂實脈之體，洪謂實脈之形容，數謂實脈之數，弦謂實脈之力，長謂實脈之情，外之無別有實脈者也。按實虛之反，謂有力，其候爲邪氣實之脈，論曰：脈實者，宜下之是也。然又有實之可畏者，曰：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曰：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是也。學者須就鼓動有力之中，活看其表裏陰陽真假焉。

跌陽少陰

按懸珠藏經音義云：跌，重無反，俗用字也。正作跗，鄭註周禮云：足上也。按說文無跗，跌有楸云：關足也。轉爲足上，故从

足作跗。詩小雅釋文：楸亦作跗是也。後人諧聲又作跌也。跌陽脈者在足趺上五寸骨間動脈，所謂衝陽是也。張氏以爲候胃之脈，少陰脈者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所謂太谿腎脈是也。張氏以爲候下焦之脈，蓋脈是周身之活機，一氣貫徹，頭頂而四末，莫所不達，則其於動雖欲不一得乎。況於尺寸之脈，路出于同一而病邪瀰漫各部乎。是以本論多從泛稱，不必別其部也。後世深泥三部，強論其異者，妄矣。惟跌陽與少陰之來應候，自不同。學者當就不同處以察其順逆。論曰：少陰負跌陽者爲順，也是也。二脈之診，祇若此爾。若夫跌陽而論胃陽，少陰而論其元，則古今醫家通說固非無其理。而徐彬傷寒論注論跌陽最詳，悉可規。因拈出焉。徐彬曰：按仲景論脈節則曰：跌

陽脈浮而滑滑則數氣實浮則自汗出論消渴則曰跌陽脈浮而數浮則爲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則爲消渴論水腫則曰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論數瘕則曰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則爲滿論反胃則曰跌陽脈浮而濇浮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論脾約則曰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則大便堅其脾爲約可知數證皆關脾胃皆是陽強陰弱弱則邪客之元氣不能運而與陽熱爲比故挾風濕則歷節痛而汗出痛與汗出風濕之體其原由于中土不調故氣餒不足以勝肌肉之邪也挾氣則脾陰畜熱而爲消渴熱結如堅石雖水不足以濟之也因于水

氣相阻則爲水腫水爲氣使不能潤下而爲過類也因于食積寒濕相蒸則爲穀瘕因于脾陰虧損則不能磨食而反胃也因于客風變易則爲胃強而脾約但浮數皆氣熱也滑則爲有餘濇則爲陰耗故脾約丸以潤燥爲主而反胃即曰難治此則微有分耳至于論血分受邪寒水相搏則曰跌陽脈伏水致不化脾氣衰則驚悸胃氣衰則身腫論氣分冷心下堅大如盤則曰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手足逆冷遲冷則榮衛不利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搏論腹滿則曰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已上皆言脾胃虛寒則爲腹滿爲滿爲驚悸爲腹鳴其脈不外于弦伏遲微耳跌陽之辨證最明且切惜乎今人畧此不講宜仲景有握手不及足之誦乎

附錄

世有秘其病、使醫診脈、以試技之能否者、醫亦耻其不知之似拙、孟浪臆斷、以求能遇中之者、可謂自欺之甚矣。西土既有斯弊、直指方易簡方往往辨駁之、蘇子瞻曰：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贏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調、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獲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謙恩者、雖或因主人之責、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

以故藥不效。此世之常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證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胃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病、常食吾求病食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張三錫曰：今人止據脈供藥、欲無不膠得手。此豪富之家、婦人居帷幔之中、復以將懷手臂、既無望色之神、聽聲之聖、又不能盡切脈之巧、未免詳問病家脈繫以為衝、得藥不服者有之。以病試醫、以命試藥、醫復輕視人命、妄舉妄譴、不兩失乎。嗚呼、二為之害至矣。盡矣。吾黨小子請事斯語。

豚法私言終

脉法私言跋

脉診之法、雖有扁倉、諸家之論、率高遠幽微、後學莫窺焉、獨
 仲師之書、脉證對舉、得其旨統、變化可得而推矣、奈自叔和
 氏而已、不得其旨統、迄于後世、理學盛行、時師各立門戶、藉
 本論以濟私說、舍實詣而折空理、仲師之道、遂爲天下裂矣、
 家兄栗園先生、深慨于此、孜孜以排闥理學、立古醫道爲務、
 闡明方法、以覺後學、審辨脉證、以救沉痾、向有傷寒辨證之
 書、繼有脉法私言之撰、於仲師之道、詳備明瞭、無復餘蘊、豈
 不愉快乎、後之學者、苟能據此而隅反焉、與仲師默契者、千
 矣、豈翅疾病之設而已哉、其稱曰私言者、先生自言而爾、
 弘化乙巳季冬

余往年著此書以示弟惟精于鄉里亡幾祖母及弟同月而病沒余旬旬趨喪聞其遺篋得此跋蓋絕筆也今茲癸丑秋及門諸子活刷此書以省謄寫之勞余乃出其文附之手痕猶新而隴草三易哀哉惟常識此甫誌

脉法私言跋

陳鍼齋曰善觀脉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求可以意會可以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誠哉斯言也可以爲脉學之主臬矣疾醫之爲職在審病之八道焉何謂八道曰陰陽表裏虛實寒熱是也苟有病則望觀其色聞識其聲同察其情而其病情病機可得知焉然有外熱裏寒之急表寒裏熱之陰而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微之於切脉疑似之間而無差謬則於八道何難之有茲脉法精微不易通曉故說非簡易則不能體認脉狀非的切不能推量病位若夫鍼府經絡七表八裏九道之論理密而辭繁復無益於治療也吾師栗園先生論傷寒雜病論中十有六脉及跌陽少陰之勝負折衷古人脉說之着實刪繁穴取

簡易以定脉之經緯、以爲脉學之法、名曰脉法私言、吾黨之士就斯書、昨夕講究、推誠心於對證、寓精神於持脉、脉機之相類難辨者、則以心察之、以意會之、指頭自然了得、則雖至道淵微、庶幾乎活人手段、可以萬全、何亦藏府經絡七表八裏九道之云乎、往昔敝在塾之日、與同窓相謀、活刷以代毛錦之勞、今又以其乏鑑本、再刷廣布、不以頌諸同社、抑脉學之津梁、吾將舉斯書、以公於世之醫門云、明治十四年暮秋、土佐黑岩爲敬誌于永類藥室。

脉法私言跋終

製誤作熟

容一毫表
三行

製誤作烈

同裏六行

不可誤作不令

同上
六行

關噎誤作噎關

十葉表
四行

快快誤作快快

十七葉表
三行

伸誤作中

同上七行

發汗誤作表汗

九葉表
五行

法宜汗誤作宜法汗

同上裏
四行

桂枝湯誤作桂皮湯

十一葉裏
六行

氣分治之治衍字

二十葉表
七行

出題人

答題人

金澤科二百五十二番
東京府北葛飾郡
墨田宗孝

正十三番
半松郡赤松町
田宗前

題辭受書

同 次 同 其 出題
御前十四番十二番十二番

豚法私言跋終

今泉村

明田川精一

所角